

三张发票的变“脸”

“我和改革开放”征文

□王家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消费水平的提高,发票在单位、家庭中逐步在变“脸”攀升,它一步步取代了打白条,变填开、定额,延伸到目前机打开票。周末,在家整理书柜发现一张“残缺”的发票,联想起三则发票变“脸”的小故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购买贵重东西时,打白条到处可见。记忆中,我家在周边村子里属于“公干家属”序列,父亲在供销社系统工作,1971年冬,托人在三门峡买

了一部“上海”牌缝纫机,当时,也算是小山村里唯一一台最高档的名牌家用电器了,但在收藏的票据中,只发现这张是复写笔字迹,纸条发黄,纸张“残缺”的白条:“某年某月某日,售给某某同志缝纫机一部,大小写金额显示155元,售货人签名和单位公章”。就这么简单的两行字,注释和印证了我收藏发票的开始。

1980年7月,我参加了工作,在计划经济运行时代,为下乡方便,通过县乡计划内指标,领导签批,算得上是开“后门”吧,在豫西小县城一家五金门市购置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由于刚买的新车子舍不得骑,硬是手推了一个半小时,走15公里的路,累得汗流浹背回到单位。临走时索要了一张门市自制印刷的“某县五金文化门市票据”加盖一枚公章。

在当时,它就是这辆名车的“身份”凭据了,但比买缝纫机开具的“白条”更进一步时尚化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税务部门发票的普及和使用,不管是单位,还是家庭个人对消费索要发票的意识大大增强,包括我们家里所购买的大件物品的每一张发票都保管得井然有序,分门别类。同时,对发票开具不规范的行为,还可以到税务部门举报。另外,为鼓励消费者扩大消费,还开设发票抽奖活动。一次,女儿在学校请几个同学吃一顿饭消费30元,索要了两张发票,就有一张发票中奖,兑现金5元,女儿喜出望外见人就说。现在在我们全家在吃、住、行、购等消费方面索要发票已成惯例。

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不断加大发票的

宣传、普及、教育力度,使发票的管理、使用更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由手写票、限额票、定额票日趋走上机打开票轨道。今年初,给农村老家购买一台80容量的海尔牌电热水器,首次拿到了通过电脑系统开出的的一张机器打印的新版发票,这又是一张心爱之宝,我们将一起收藏永做留念。

上述亲身经历之三则发票小故事,验证了“发票”的版式版面在变“脸”,手写发票、定额发票、普通发票、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各商场、门店销售各个商品时,人们索要发票的意识在升温、且已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这更进一步说明发票的变“脸”,彰显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依法纳税意识的增强。

豫 散记

五月话端午

□王之双

每年临近端午节,母亲就会和村里的大嫂二婶围坐一起,戴上顶针圈,拿起筐里五彩斑斓的花布,穿针引线,时不时将针尖往头上磨两下,笑声在穿梭的针线上和翻动的指缝间飞扬,最后飘落在盆里的草料上。片刻,一个个做工精细的香囊便呈现在眼前。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一边给我戴香囊一边默默祈祷:保佑孩子一生平安!

我高兴地戴着香囊满大街奔跑,时不时摘下左看右看珍爱有加,仿佛胸前挂着一枚闪闪发亮的“金牌”!

母亲解下围裙,收起针线筐,吩咐正在垫猪圈的父亲去割艾草。父亲放下铁锹,拿起插在土墙缝里的镰刀,到屋门后水缸上磨两下,跑到地头沟边割艾草,用绳捆住背回家,身后就会跟来左邻右舍的大妈阿姨们,等待父亲一把把发给她们,然后说些感激的话,高高兴兴回家,插在门鼻儿上。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的五色线。那时,母亲寻东家找西家,收集到红黄蓝紫四种颜色,最后翻山越岭跑到大姨家,挂烂裤、擦破膝盖找来一根灰色丝线。母亲坐在木墩上卷起裤管,将五色丝线放在腿上,吐一口唾沫用手搓在一起,再一截一截剪断,牢牢地拴在我的左右手腕和脚腕上。

母亲再三嘱咐我,不要弄丢了。我把它视为“珍宝”,睡觉也紧紧抓住它。一直戴到下月的初五,母亲把我领到村头潭河边,将五色线一一取下,丢进哗哗翻滚的河水中。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神秘,我张了张口不敢多问。直到后来长大我才知道,在我们豫北地区有这样一习俗:五月五日,用五色线系臂,可以长命百岁。一个月后让河水将五色线冲走,寓意着老龙王已将罪恶滔天的“病魔”抓走,让饱受病魔折磨的孩子解脱痛苦。同时我也明白了母亲之所以四处寻找五色丝线,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瘦弱,百病缠身。

太阳到了头顶,整个村里弥漫着垂涎欲滴的粽香。母亲从村边竹林里弄些鲜竹叶,匆匆忙忙赶回家,清洗后用开水烫了烫,裹上浸泡好的粽米,用嘴咬住棉绳一端,手指捏住另一端缠绕包紧,同时也包进了亘古不变的母亲!

在灶台前熏得满脸黑灰的父亲已经把手烧开了。母亲端出三角粽子放进笼内,让父亲加把柴火火蒸。一会儿工夫,大开胃口的粽香溢满整个院落。我围着锅台,两眼直直地盯着大冒热气的蒸笼,馋得舌头直打转。

父亲终于打开了蒸笼,母亲伸手拿出一个,放在我面前的锅盖上,我迫不及待地吧唧吧唧解开,“味啦”撕下粽叶,一口吞了进去,馋得我两眼泪花。母亲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我抬头看到母亲满脸皱纹,门牙脱落。那一刻,我意识到母亲已经老了。

如今,母亲真的不老了。老得认不得艾草,看不清针线,咬不了棉绳了。每年端午节,我都会给母亲送些粽子,给她剥开,送到嘴里,然后将妻子准备的五色线系在母亲的手腕和脚腕上,默默地祝愿母亲:永远幸福!长寿安康!



读书,不俗的情怀

□刘云燕

乔治·马丁曾经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的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

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邻家伯伯的书房。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两边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整排的书架,而那些或薄或厚的书,就从地上一直摆到高空。那时候,我总喜欢好奇地打量他的书房。他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孩子,要多读书,读书让你有不一样的人生。”

慢慢地,读书与旅行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喜欢旅行中的自己,放空了心灵,行囊里总会背上一两本游记。当我身临其境,再去读这些文字时,那种景与文字融合,简直太美了。记得在一个古镇里,有一家精致的书吧,不大的房间里,有舒服的沙发,飘香的咖啡,人们可以慵懒地坐在那里,太阳斜斜地照进来,你可以随意地读关于哲

学的书、旅行的书,无比惬意。

在乌镇,我走过“晴耕雨读”桥。在那里,我邂逅一位老者。他在当地极有名望,为人博学、睿智。看着走过风雨桥的人们,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读书,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获取功名。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在于有更丰富的人生。”也许是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原来,读书有着最质朴的目的。后来,读到了三毛的一段话,更加坚定了我读书的习惯。她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

我习惯了每晚必定要读一会儿书,或散文,或小说,体验不同的人生。当我因为工作烦恼时,我喜欢读林青玄的散文,他告诉我:“回到最单纯的初民主,在最空的地方安坐,让世界的吵闹去喧嚣它们自己吧。我们只愿心情清欢,以清静心看世界。”当我心情消极时,就读木心的作品。他说:“真正的成熟,是你在

经历过太多事情后,依然能够将内心与这个世界进行剥离,享受人生而不沉溺,历经苍凉而不消极。”当我感觉生活无趣味时,就读汪曾祺的散文,平淡的生活小事,居然可以如此有滋有味,妙趣横生。原来生活就是这样,你有一颗敏锐发现美好的眼睛和心灵,才是最大的幸福。

于是,书店和图书馆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每逢假日,我都喜欢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音乐悠扬,宁静而美好。我慢慢地翻动书页,仿佛和一个知心的朋友在轻言细语地交流。太阳像是淘气似的,在书页中游走。看到开心时,我也忍不住大笑,而悲伤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们感同身受主人公的经历,生命也开始变得丰富而充盈。

读书,慢慢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喜欢如徐志摩所说:“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个清静地,看天,听鸟,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书,总给人一种开阔的眼界和不俗的情怀。

生命,因读书而美丽……

的怀抱,蹑手蹑脚地跑到院子里玩耍。没有一丝风,树木无精打采地呆立着,蚂蚁在忙着寻找吃的,在浓密绿叶的掩护中,蝉“热啊热啊——”地长鸣抱怨着。实在太热了!我全身流汗。四周没有一个人,一片寂静。池塘里的水映着灿烂灼热的阳光,散发出五彩斑斓的耀眼的光芒。我犹豫了一下,脱掉衣服,慢慢地探身下到池塘里。好舒服好凉快啊!我小心翼翼,不敢到深水中去,我还会游泳呢。为此,小伙伴们常常笑话我。幸好,他们今天都不在。哈哈!我不由得高兴地笑出了声,在水中欢快地扑腾着,水花四溅,波光粼粼。池塘边柳树上的一只小鸟受到了惊吓,“扑棱棱”地振翅飞向远处去了。

洗着洗着,我不由自主地试探着向池塘里慢慢挪动。突然,也许是踩到了淤泥,我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翘起着快

豫 阅享书香

□甘婷

小时候,住在乡下,对于柴扉,在乡下是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似乎,柴扉就是乡村的标致,是乡下人家一道美丽独特的风景。

那时候,由于大部分的柴扉都是用大青竹做的,因此,我们管柴扉叫“篱门”,或者叫“竹篱”。而在古代,柴扉由来已久,如南朝范云在《赠张徐州覆》中写道: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还闻稚子说,有客款柴扉。到了唐朝,杜甫称柴扉为“蓬门”,他在《客至》中写道: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再后来,到了宋朝,柴扉让人耳熟能详的要数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可见,柴扉,被诗人们赋予了灵性,赋予了生命,赋予了诗意与情感。如此,柴扉便在人们的生活中灵动着,相互依赖着,也相互守护着。

记忆中,乡下的每一扇柴扉外面都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小路,柴扉里面则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中间有台阶,拾阶而上便是内宅了。那时候,人们喜欢养家禽,如鸡、鸭、鹅等,一些富有的人家也许会养一两条黄狗。每天,当你从任何一扇柴扉前走过,你总会听见,那些家禽在小小的庭院里咯咯、呱呱地叫个不停。如果你

速没入水中,我想大声呼救,水却急速灌入嘴里。“咕咚咕咚”我接连喝了几口池水。我使劲挣扎着,手乱扒,脚乱蹬,手脚并用。时间好像停止了,我头脑昏昏沉沉,几乎筋疲力尽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好像踩到了一块石头,心中一喜,连忙用尽最后的全身力气拼命一蹬,终于,我的身子反弹到了浅水区!我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战战兢兢地爬上岸。我惊魂未定,恍如梦中,很长时间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向四周望去,没有一个人,一片寂静,只有蝉仍“热啊热啊——”地长鸣抱怨着……

从此,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到池塘里洗澡了。在我那幼小懵懂的心里,我也隐隐约约地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因为怕责骂挨打,直到如今,我也没有把那次历险告诉给我的母亲。

我与父亲二三事

豫 随笔

□孙风雷

父亲节就要到了,又想起了父亲!

人常说,四十不惑。虽然已经跨过了四十的门槛,但是每每想起父亲,夜里便会胡思乱想——儿时,父亲疼也好,骂也好,一起劳作也好,好多事情如电影般在梦里一遍遍地重现。之所以这样,我想,父亲一定如我想念他一样,也常常在牵挂着我吧。

令人心碎的牛铃声

每年过了夏至,便是小麦成熟的季节。最害怕和父亲一起去割麦。“镰刀、板车、老黄牛,木耙耨、木杈挑、木锨扬,石头碾子压满场,一顶草帽扛太阳,汗水能换满地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麦收的真实写照。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离家六七里远的一块地里割麦,母亲提前回家做饭去了,我和父亲要顺便把上午割下的麦子装车拉回去。好不容易装完了车,看看周围大家已经拉着小山包似的麦车上上了大道往回走了,我不等父亲安排就急忙忙地去地头牵牛。“先不忙,咱们把地里掉下的麦穗捡一下。”父亲说。又渴又饿又热又累的我突然爆发了,坐在地头大哭起来……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收拾了我还是安慰了我,只记得父亲背了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后来,我就跟着父亲很认真地把地里掉下的麦穗捡了一遍,然后,才套上我家的大黄牛,父亲驾辕,我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拿着小鞭子,拉着小山包似的麦车,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往回赶。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只有牛铃“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至今想起,那“叮当、叮当”的牛铃声仿佛依然在耳畔回荡,令人心碎。

雪天里的乐趣

小时候,特别盼望下雪。雪天,父亲带我和我家大黑狗到地里撵兔子是我

感到最开心的事。还记得,出了村子,翻过一条干渠,就是广袤的田野了。

庄稼地里,麦苗上,蔬菜上,树上,到处都是积雪。风儿一吹,雪末飞舞,麦苗就探出头来,轻轻地摇晃着。大黑看到这银白空蒙的世界,格外兴奋。它撒着欢儿在雪地里东蹿西跳,这儿嗅嗅,那儿闻闻。只一会儿,就会有发现。只见它,夹着尾巴,摇头晃脑,唧唧呀呀,鼻尖边在雪上嗅着边作搜索前进状。爸爸就会说:“快,快,跟上,发现了!”我立马紧跟爸爸,凝气屏声,生怕吓跑了兔子,生怕打扰了大黑。细看雪地上,会发现两行细细的爪印。如果把兔子撵出来了,我们就使劲吆喝:“大黑!大黑!快点!快点!快点!”但是,有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逮住的却是一只大老鼠。于是,只好让大黑饱餐一顿。这时候,我会骂大黑是个大笨蛋,还拿雪球打它。

忙了一晌,回到家,如果有战利品,就交给母亲制作大餐。如果没有,爸爸会说:“下午再去,不信逮不住一只!”母亲说:“要你自己去,别让娃去了,你也不顾下娃,鞋都湿了,看看把娃冻成啥了!”

手写的字帖

好像是上初中开始,每周离家去学校时,父亲都会给我几张稿纸。一两张是父亲手写的仿宋体,给我当字帖练习;三两张是父亲用直尺挡着很认真地画了间隔的小方格的稿纸,让我在写作业时趁在下面,方便掌握字的大小和间隔。读书期间,我的作业永远是最新最整洁最工整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完全得益于我的父亲。这也是我最自豪的事。

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只读过高小。但是,父亲又是多才多艺的。父亲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从十几岁当记工员起,还当了一辈子村干部,是乡亲们心中的权威。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3年了,我常常在想,在那个贫穷又落后的年代,父亲的这些才艺这些本领是怎样学来的?

远去的柴扉

豫 乡村印象

□甘婷

好奇地凑近柴扉,伸头往里看,那些家禽马上也会好奇地侧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这时,你会禁不住笑出声。

当血红的残阳渐渐没落群岚,照得整个村庄变得绯红的时候,那些家禽们便会在院子里你追我赶,欢腾雀跃,偶尔还会传来一声声清脆刺耳的犬吠,这样的景,这样的景,真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片繁华、热闹。

农家的柴扉从来都是不上锁的,虚掩是为了防止自家的家禽跑出去破坏别人的庄稼。不上锁是为了给一些路人图个方便,如谁要是做工累了、渴了,随便打开柴扉走进去休息一下,或者讨碗水喝,待身上疲劳稍缓之后再继续赶路。

在乡下,孩童多,串门的也多,你来我家,我去你家,进进出出,如果把柴扉锁了,谁也就不愿到你家玩了。于是,你的人烟便少了,人烟要是少了,便会被人说你家贫穷。因此,在乡下,柴扉不上锁,还是判断一个家庭贫富的象征。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意识也渐渐提高,柴扉次第换成了木门、铁门、防盗门。当再一次走进乡间,灵动温暖的柴扉已无处可寻,更多的是扇扇紧闭着的铁门。看着那扇扇不可摧的铁门时,总让人感叹时代在进步,而留在记忆中的,永远是那扇简陋虚掩的柴扉!

村路

□陈猛猛

村路,几代人的岁月记事簿
弯弯曲曲,有着流年的坎坎坷坷
光阴的笔触为它涂上苍老
一个村庄聚的欢喜与散的离愁
幸福的抑或忧伤的情感
它都从从容容接纳

乡音的号子于耳边吹响
星辰与云朵将悠远的时光拉长
无论蒲公英的降落伞飞有多远
那栖息心灵的巢穴却永难忘怀

离乡游子
一群放逐很久的鸽子
日积月累的牵挂
在心田写满难以割舍的词句
远方的漂泊,渴盼的家乡
思念的年轻一圈圈增长
如拔不去的忧伤
多少次在睡梦中看到
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路
指引着一颗厌倦流浪的心
归来